

拂曉任務有感

· 宋孝先 ·



離開作戰室前，作戰官遞上了明天的飛行任務動態讓我批核，我第一眼就看到作戰任務欄排有我第一批的拂曉任務，起飛時間定在拂曉（太陽在地平線下六度）前三十分鐘。飛行了十幾年，各種型態的任務，對我而言，本都駕輕就熟。但是在鋒面過境、寒流侵襲之下，執行這樣一批拂曉前三十分鐘起飛的任務，是有點辛苦。因為起飛的時間，至少還要在拂曉前三十分鐘，再提前一點一四十分鐘，這當中除了提前七十分鐘做任務提示、著裝、檢查飛機及起飛前地面作業，包括飛機開車、滑行等；另外的三十分鐘是起飛吃早點（這是避免不吃早點，有可能產生低血糖而引起飛安的問題）及漱洗等。所以大致不到四點鐘，值日官或僚機就會請執行任務人員起牀作業。

飛機在飛行前，可是要由地勤機務人員先執行一般性的飛行前檢查，按檢查卡繞行飛機三百六十度，各個部位都要仔細的檢查，包括發動機的進氣孔道。筆者飛行的F-16型機的進氣口很特殊，與一般飛機不同，它的進氣口是分別在機身兩旁呈半圓形，本已不大的進氣口，中間擠了一個進氣導（用來減緩空氣流速的設計，讓發動機葉片不必承受過大的空氣壓力，所以飛機可以輕易的飛到兩倍音速），所以就顯得格外的小了。爲了這個原因，F-16部隊特別挑選及訓練一些個子瘦小的進氣導士，每天爬進爬出的檢查發動機葉片。在這寒流侵襲的清晨，僅穿一件薄薄的連身衣，貼著冰冷的機身進出進氣口，在這七、八度氣溫的凌晨時分，冰冷的機身經過一夜寒流的侵襲，怕不只有三、五度了。每回天寒，我一定會去執

行機務督導，倒不是不信任地勤機務人員，而是讓他們知道，我是跟你們在一起工作，你們的辛苦我知道。

等全部檢查完畢之後，就通電及通氣源車，檢查並確保各個系統作業妥善，才由軍械人員掛上砲彈和飛彈，最後把飛機交給飛行員執行任務。要執行這些飛行前檢查，地勤機務人員大約要在飛行前兩個小時到機坪，從這兒可以知道，執行一批拂曉任務，還沒起飛就有多少人在幕後辛苦的付出。難怪在空軍有句流傳幾十年的銘語：「空戰出英雄，地勤一半功。」一點都不錯，如果沒有這些幕後的地勤人員辛苦認真的付出，把飛機保養在最佳狀態下，否則不要說殺敵效果，你架一架不好的飛機飛到空中，就驚險百出了，那還能談成爲一個空戰英雄呢？所以空軍幾十年的傳統，就是空地之間相處的情誼像水乳交融一樣的融洽。

完成了任務提示及飛機檢查，我們把飛機開好車，我帶著僚機緩緩地滑向了跑道頭，執行了一切的檢查程序，獲得塔臺同意後進入跑道，試完大車（油門加到最大，檢查發動機運轉是否正常）。低頭再對一下時間，還有三十秒鬆煞車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把眼光放到座艙外瞄一眼，星斗雖已西沉，卻仍閃爍不停。黎明前的夜空尤其黑暗，跑滑道的燈在風動的氣流下，也是閃閃爍爍的，在冷風裡卻更像是哆嗦著身子，不勝其寒。

「Lift-off（飛行呼號），Go！」我下達了動令，鬆煞車點燃後燃器（After burner），飛機像火箭一樣，拖曳著長長的火焰飆了出去，特別暗的夜更襯托出火焰的震撼。起飛後，我把飛機帶到十二度的仰角，這比正常教範所規定的八至十度多了約兩度，完全是響應近期擡頭的環保意識。因爲飛機起飛時，發動機造成的噪音會影響附近村民的生活品質，附近的村民三不五時由民意代表陪同到基地抗議飛機的噪音，要求機場遷建。機場位置是屬戰略部署，更何況臺灣這麼小，到處都住滿了人，如果要遷，要遷往何處？問題沒那麼容易解決，經過研究後，現在妥協的方式，是在不影響飛安的情況下，把飛機的仰角多帶起兩度，讓飛機起飛後儘快爬升

到比正常的高度，讓飛機的噪音減到最低的程度。不一會兒，等僚機也離地後，我們就換到戰管雷達站的波道，接受作戰管制，執行今天的任務。

飛機沿著航線迅速的爬高，我們像兩顆加入夜空的流星，俯視地面，除了殘存的街燈，在昏暗中仍然綻放疲憊的微光之外，這時候地面上大部分的人仍然沉睡在溫暖的夢鄉裡。我們這些早起牀冒著刺骨寒風的人，那個不想躲在溫暖的被窩裡多睡會兒，做個春秋大夢？可是爲了確保領空的安全，讓海峽上空隨時有飛機巡邏，使敵機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讓更多的國人可以在溫暖的被窩裡睡得更安穩。如果國人能體會我們海峽巡邏任務的重要，只要少數人付出辛苦的代價，冒著刺骨寒風及面對敵人的險惡，卻可換來大家的安全與幸福，那我們的辛苦就值得了。

我們巡邏的航線沿著大陸海岸飛行，飛越的海面，但見漁火點點，有如天上的星辰。這些辛苦的漁家打了一夜的魚，也該收網回去了吧？家人正掛念著：「天這麼黑，風那麼大，爸爸捕魚去，爲什麼還回家？……」（小學國文課本的課文）完成巡邏後，我們調轉機頭回航，朝著臺灣的方向飛行。這時，就見東方的天空已漸漸露出魚肚白，太陽已從地平線下慢慢爬出了海面，接著一片金黃浸潤了海面，海天一線逐漸呈現眼前，魚白的東方天空，也點點化成彩霞，然後萬道金光射向了黎明的天空。駝負萬道霞光的太陽，一下子的功夫就跳出了海面，天空一下子亮了起來，熱烘烘的太陽也要開始它一天的工作。我很驕傲的告訴自己，我是今天第一個看到日出的臺灣人。

帶著滿心的喜悅，今天就來個帥帥的衝場落地，讓狼嚎般的發動機聲，叫醒基地裡仍然沉睡的人們。飛機落地脫離跑道後，仰首東方，初升的太陽被東邊的中央山脈阻隔，西臺灣的天空還是一片朦朧。

「鷹擊長空」本是年少的夢，每完成一次任務，我就更接近一步我曾經高築的夢想。胸前掛的勳章對我的意義是：代表我曾經的付出，也代表我逐步落實的夢。